

郝玉峰中短篇小说选

HAO YU FENG ZHONG.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郝玉峰，汉族，中共党员。1931年生，吉林省通化市人。父母早逝，流落社会。于1947年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某师文工队员并开始文艺创作生涯。在辽沈、平津、海南岛诸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从事战地采访，写了大量快板、演唱、歌词、话剧以及通讯报导等。1949年南下途中，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刺刀见血夺取腊冲山》。转业地方后，在秘书、党务、编辑、文教工作岗位上，坚持业余创作，辛勤笔耕，已发表（上演）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作品百余篇（部）。

五十年代加入沈阳作家分会，后转入内蒙古作家分会。

“文革”中被诬陷为“乌兰夫黑帮”，遭到迫害。

近年来，主要从事乌兰夫研究和纪实文学写作。主要著有《乌兰夫回忆录》（与王树盛整理）、《乌兰夫年谱》（与王树盛主编）、《乌兰夫传》、《乌兰夫纪念文集》和中篇纪实小说《雪原千里》、《神奇的火种》、《冬天》等。

在军内外多次立功获奖。

现任乌兰夫革命史料编研室副主编（副编审）。

第一章

在柳園威的童年

记生在灾难深重的世界上

在内蒙古西部有个海^①漫^②的土默川。它的北^③面依着巍峨壮观、连绵起伏、千峰斗峭、万壑争妍的大青山^④；西^⑤面倚着奔^⑥腾^⑦咆哮^⑧的黄河；蜿蜒曲折的大黑河，在阳光照射下泛着银波、咆哮着从它的腹地流过，汇入黄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得天独厚^⑨的条件，把这儿塑^⑩成^⑪了山川秀丽、水草丰盛，牛羊肥壮，如诗如画。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⑫的野。天苍^⑬苍，野苍^⑭苍，风吹草地见牛羊。”^⑮赞美的就是这^⑯块^⑰丰饶美丽的草原。

他是、摇着铃铛的大清帝国，自“庚子赔款”^⑱后，白银大量外流，“库存支绌”。他的把^⑲要^⑳的^㉑经济^㉒危机^㉓转嫁^㉔到^㉕劳动人民的头上，一^㉖方^㉗面^㉘出^㉙卖^㉚国家^㉛主^㉜权^㉝，引^㉞粮^㉟入^㊱寇^㊲，让^㊳洋^㊴人^㊵霸^㊶土^㊷默^㊸川^㊹

序

扎拉嘎胡

玉峰同志是内蒙古文坛一员宿将。他在文场奋战四十余年豪气不减当年。他为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在他的这本结集出版的《郝玉峰中短篇小说选》中体现得最充分了。

玉峰同志自称他始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鼓舞下进行创作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言行一致、表里统一。前几年文学创作上唯心主义泛滥，非理性主义盛行，盲目推崇潜意识、下意识、性意识，表现自我备受欢迎的时期，他的创作视野始终没离开现实生活，不仅豪情满怀地写出了振奋人心的《财神爷小传》，也写出了发人深省的《神奇的火种》。《财神爷小传》中的“财神爷”的形象是财务科长周有根的代号，这位周科长处处拒私情，环环持原则的高风亮节，闪耀出廉政建设的强大张力。这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是社会主义公仆的真实写照。《神奇的火种》中革命者云志峰的形象，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拨革命之火的拨火者之一。云志峰与他们那些拨火者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是为革命全然无私忘我、视死如归；其个性是在内蒙古草原的特殊环境中，依靠蒙汉人民面对面与敌人拼搏。这是一曲撼人心田的壮志之歌，又是缅怀革命先辈的抒情赞美诗。这些作

品形成了玉峰同志的创作特色和艺术个性,也是玉峰同志的哲学思考、美学思考和社会思考的结晶,从而实现了作品的主导审美意识与美学品格。

五十年代,玉峰同志是披着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的硝烟和交通运输战线的征尘来到我们这些文友中间的。他的小说,以生活色彩斑斓,语言朴素平实,赢得了文学界的注目和广大读者的兴趣。有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他笔下的人物和作品不论是“班长”,“侦察排长”、“政治部主任”,还是“草原汽车站”、“路旁小宅”、“机场的早晨”,都使人感到心灵畅美,情意盎然,迸发出真挚、自然的艺术魅力。他在《家宴》中塑造的大学生抗生、《老铜号与小铜号》中塑造的司号班长佟文豪、《“101”号飞行员》中塑造的飞行员喜庆巴图、《“三等”战士的故事》中所塑造的炊事员王铁牛等人物形象,以及围绕着这些人物形象所出现的剧烈冲撞和重重矛盾,是社会风云辉煌耀目的凝聚,是历史长河中的激流勇进。尽管有杂音、怪音和噪音伴随,但主旋律始终是高昂的。

玉峰同志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他的作品大致描摹多于表现,映现多于发现,其总体倾向是情彩飞动,激扬热烈的。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十分鲜明的成就,这与他长期在部队、在交通运输战线、在学校、在编辑工作期间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面向生活、注重实践是有关系的。他在解放战争年代,与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一道,从松花江畔一直打到海南岛,又转战到抗美援朝战场。他立过战功,受过嘉奖。此间,他不断地挥泪惜别过倒在战场上的众多指挥员和战友。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

为抗美援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玉峰同志的作品几乎都来自血泪凝结着的生活和如火如荼的建设事业。他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决不轻浮离奇，无病呻吟。近年，他不仅勤奋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在传记文学上迈出了新的坚实的一步，为内蒙古文学、为中国传记文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与另一位同志主编了著名蒙古族革命家、思想家，党的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者乌兰夫同志的《回忆录》和《年谱》，同时他自己编写和出版了《乌兰夫传》。

他是个富有魅力的歌手，他的歌是非常欢悦的，是鼓舞人心的。

1990年7月 呼和浩特

目 录

序	扎拉嘎胡 (1)
战 友	(1)
我的班长	(15)
侦察排长李大海	(26)
家 宴	(34)
凤凰新歌	(43)
老铜号与小铜号	(56)
在归途上	(64)
新来的政治处主任	(70)
“101”号飞行员	(77)
风雪征程	(92)
“三等”战士的故事	(100)
无畏的战士	(112)
三捉老约翰	(119)
白杨树下	(128)
财神爷小传	(133)
草原速写	(146)
鹏程万里	(146)
草原汽车站	(150)
路旁小宅	(153)
机场的早晨	(156)
走敖特尔的路上	(158)
总攻的大炮响了	(163)
冬 天	(219)
神奇的火种	(261)
后 记	(305)

战 友

我们到农业社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被分配住在团支书小徐的家里，社主任告诉我：这家很清静，除了团支书就有一位老太太。我对社主任表示：住在哪里都行。于是他就把我领进隔壁一个小院，这里有新盖的间半小平房，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出来热情地迎接我，非要帮我拿东西不可，我说：“大娘，我自己拿吧。”大娘说：“你走了一天路很累的，我来帮你拿一下。”“不，不累，大娘！”我推辞了半天，最后他老人家还是从我手里把装脸盆的网兜抢过去了。虽然只有几步路，可是大娘那股亲热劲，真叫人受感动。我心想：这一定是团支书的母亲了。我们进了屋，放下行李，社主任就给我介绍说：

“这就是团支书小徐的母亲。”

“大娘！我姓李，是来咱们社参加劳动锻炼的，以后就住在这，可给你老添麻烦啦！”我来了个自我介绍。

“没啥，都是一家人么。李同志，你就睡在炕稍吧。”大娘一边说着给我倒了一碗开水。

我说：“大娘可不要客气呀！我住在这就和你老的孩子一样，家里有什么活你就分咐吧。”

“啧啧！这孩子可真好啊！”大娘抿着嘴笑了。

社主任和大娘，一直帮助我打开行李，按排好铺盖之后，才打了个招呼开会去了。

走了一天路，实在乏了。我在炕沿边倚着墙坐下，环视着这

间小屋，收拾得倒挺干净利索。炕上除了两个行李卷之外，什么也没有，靠窗户的墙上，挂着一件退了色的军用黄棉袄，上面落满了一层灰。地下放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水瓶和一架新座钟，还有一个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白茶缸，旁边放着两本书。桌子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半身画片，下边墙上挂着一个镜框，我走到桌前，透过油灯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深红色的镜框，边上刻着简单的花纹，里边镶着一张奖状，当中印着“保持荣誉”四个大字，前边一行小字是：奖给荣军模范徐松青。

“徐松青？徐松青？”这是多么熟悉的名字啊！我用手揉了揉眼睛，把油灯拨亮端起来，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三个字就是那位英雄战友的名字啊！难道他没有牺牲？

我为了追求答案，在这间小屋子里扑捉着自己熟悉的东西。我翻开了桌子上的两本书，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本是小麦增产技术。翻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只是书面上签着徐松青三个字写得那样流利，象三块宝石一样，在我面前闪耀着光辉！一股热爱英雄，怀念战友的感情，涌上了我的心窝，我从挂包里，取出一个小红布包来，轻轻地把它打开，一块鸡蛋大的炸弹皮呈现在我的面前，我默默地看着它，回忆着这位英雄的战友——徐松青。

那是一九五二年的夏天，我们班奉命接守马良山的前沿阵地——二二七高地。这个阵地，是新从敌人手里抢过来的；整个阵地是一个丁字形的坑道，东西长七米，南北长只有四米。它伸入敌人防线百余公尺，地势险要，三面环敌，只有北面可道建立峰——马良山。它象一把钢刀插在敌心间，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因此，敌人每时每刻都想拔掉它。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敌人就动用了上千的人马，发动了三十余次进攻，结果都是损兵败将，寸土未得，我们的阵地依然如泰山一样屹立未动。

这个阵地有三个坑道口。我们第一战斗小组的任务，是守备

一号坑道口。我们组里一共有四个人，组长叫徐松青，是个身强力壮的虎形大汉，对人热情的小伙子，大家都叫他小徐。

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浓雾弥漫着临津江两岸的山岳，我们的阵地也沉没在这茫茫的雾海中了。组长小徐，刚跟着班长看地形回来，坐在子弹箱子上，翻着笔记本说：

“今天是七一呀！”

“是党的生日！”我高兴地说。

“嗯！”他用手计算着，“是党的第三十一个生日了！”说着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白纸在写着什么。

“组长，咱们开个纪念会吧！”刘德文向小徐建议着。

我说：“咱们用啥给党献礼呢？”

小徐说：“最好是打个大胜仗！”

“嘿！那可再好没有啦！”我高兴地擦着枪。

小徐合起本说：“今天是七一，雾又这么大，咱们得提高警惕，说不定敌人会来钻空子呢！”

“就怕不来呢！”我说。

刘德文凑到小徐跟前，指手划脚地说：

“敌人若送上门来，我保证干掉十个给党献礼！”

“我保证消灭他二十个！”我故意向他俩挑战。

“我看啊，敌人敢来进攻，咱们干脆就给他来个一勺烩，全干掉！”小徐用钢笔在空中一划。

“那更好啦！”我和刘德文激动地响应着。

这时，突然炮声大作，高旺山上敌人十几挺机枪，“咕咕”地叫了起来。小徐说：“不好，敌人发动进攻了，赶快准备！”

“吓！不经叨咕，说来真来啦！”我的精神突然抖擞起来。

“别着急，各就各位！来多少干掉他多少。”小徐一声令下，我们都作好了准备。

果然，敌人以两个连的兵力，向二二七高地发起进攻。数以百计的大炮，猛烈地向阵地上轰击，烟硝、弹皮，飞满天空，阵

地上立刻变成了一片烟潮火海。

敌人的炮火轰击一停止，小徐就命令我们进入了阵地。三四十个美国鬼子，在机枪掩护下向一号坑道口冲来。敌人以为这个小小的阵地，早被他们的炮火摧毁了，可是这群倒霉的家伙，刚刚靠近我们的阵地，就被我们一阵手榴弹轰了下去。

接着又是一阵炮火轰击！……

就这样，敌人一连发动十余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阵地前面堆着三十多具鬼子的尸体。小田和刘德文，在击退敌人这十余次冲锋当中牺牲了，组里只剩下小徐我们两个人，他的左臂被弹皮擦伤，我的耳朵被弹皮削掉半拉。这时，我向小徐提议：去请求班长支援我们一个人。他摇摇头说：“不能！刚刚打退敌人十多次冲锋，各组都有伤亡，不能让人家支援我们。”他象猜透我的心事一样接着说，“别看就剩咱们俩个人了，敌人想要这块阵地，他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做梦。”

“对！”小徐这两句话，真叫我心里亮堂。说实在话，小徐我们俩是一块从祖国来到朝鲜的，一路上我们从来没分开过，有一天在行军路上他问我：“小李，你愿干什么？”

我说：“当志愿军呗！”

“谁还不知道你愿当志愿军，我问你是愿当机枪手，还是愿当爆破手？”他调皮地向我挤弄着眼睛。

“我愿当阻击手。”我说。

“当阻击手？好啊！我也愿意当阻击手，你说咱们亲手打死美国鬼子，可多么解恨哪！”

就这样，一个理想，一个愿望，把我们结成了亲密的朋友。事情也巧，到了朝鲜前线之后，我们被分配到一个连队，连里又把我们分配到一个班。五次战役时，他一个人打死了十多个鬼子，立了二等功。这次上阵地前，才把他调到我们的组当小组长，我知道他打仗勇敢，办事细心，可是我总认为，当组长的胡子长些，经验多才行。他太年青了，我不是瞧不起他，是担心他领着

一个组打起仗来拉不开大栓。谁知这小伙子真有两下子呢！一看他那股沉着劲，我啥顾虑都没有了。

这时候班长过来了。

“伤势怎么样？不要紧么？”班长说着要检查我们俩的伤势。

“碰破点皮淌点血，去去火，算不了什么！”小徐挡开班长的手，指着阵地前面，横七竖八堆着的鬼子死尸说：“班长！这是我们组献给党的第一批礼物！”

“好啊，我代表党小组向你们祝贺！”班长接着用严肃的口气说，我们班打退敌人十三次冲锋了，鬼子两个连的兵力已经丢下了一半，看样子敌人不会罢休。连里来电指示我们，作好一切准备，击退敌人新的冲锋，坚持到天黑！”

“班长放心，我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好！马上进行准备工作吧。”班长说完走了。

于是我们两个人，检查武器，清理弹药，整修工事，准备打击敌人新的冲锋。

刚刚把工事修好，敌人又发动进攻了。鬼子们在炮火掩护下，象挨了打的疯狗似的，死皮赖脸，一边吼叫着一边往上冲。我们两个人，每只手里紧紧攥着三颗手榴弹，盯着往上爬的鬼子。狡猾的敌人，这次只用一部分火力，封锁我们一号坑道口，却集中兵力进攻二、三号坑道口，企图来个调虎离山计。我们看清了敌人的鬼计，就决定从侧面支援二、三号坑道口。这时就听“轰”的一声巨响，坑道中间被敌人炸塌了。整个坑道里烟火弥漫，呛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小徐说：“不好！敌人要用炸药毁掉我们的阵地，我们得马上出击，把鬼子赶下去！”我要和他一块出去，他不同意：“都出去会上敌人的当，要留下一个人守住咱们的坑道口。”“我去！”我提着手榴弹就往出冲，被他一把拉住：“没有命令不准乱动！”然后他象大人对小孩似的说。“这太危险了，还是我去，你留下监视前面

敌人，注意掩护我！”我想，难道你出去就不危险了么？刚要和他辩论两句，可是他已经挂着冲锋枪，提着大手榴，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向二号坑道冲去。

果然，小徐刚冲出去，两个鬼子就从坑道上面跳下来，好险骑在我身上。

“好小子，大爷在这等着你哪！”我一脚踢倒前边一个，抡起冲锋枪，“达达达”，两个家伙应声栽倒在坑道口。这时就看小徐站在坑道上面，“嗖嗖”扔出两颗大手榴，炸倒了十几个鬼子，还有十几个鬼子正围着二号坑道口，用机枪和喷火器射击，压得二号坑道里发不出火力来。也被他“突突突”一梭子冲锋枪，全给撂倒了。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打的好啊！”

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小徐身边爆炸了，小徐负伤倒在地下。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被打倒的鬼子爬了起来，紧握着敌人丢在阵地上的一个大炸药包的导火线，向山下滚去。我一看这情形不妙，这包炸药若响了，整个阵地都得垮！这时我想起指导员的话：“这个阵地是插在敌人心坎上的钉子，叫敌人又痛又难受，对我军整个防线的关系重大，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寸土不让！”二组那边没人发现这块炸药包，小徐伏在地上动也不动，牙关紧闭着，两只大眼象两团火，紧紧盯着那个燃烧着的导火线，身底下流了一大滩血，看样子他的伤势很重，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这包炸药了，炸药眼看着就要爆炸了，怎么办呢，不能依靠别人了，我正要冲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就看小徐使劲捂着肚子，猛地爬起来，一个箭步窜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抱起“哧拉哧拉”冒着烟火的炸药包，抛下山去。

“轰……”一声巨响，炸药在山中间爆炸了，顿时，山摇地动，滚滚浓烟和沙土碎石，夹着鬼子的尸体飞上天空。……

趁着战斗空隙，我把小徐背了回来。

天，渐渐地阴了下来，厚厚的浓云压在阵地上，好象天要塌

下来似的。

……小徐渐渐地苏醒过来，环视着周围，好象在检查阵地情况，他用手从身底下抓了一把沾着鲜血的泥土，送到眼前望着，闻着，……他是在吻着用自己鲜血保卫住的整个阵地呀！

我问他：“你要水么？”

他望望我：“小李！先不要管我，快去准备一下，不要叫敌人钻了空子啊！”

“赶趟，我先给你包扎伤口！”

他那被战火熏黑了的红脸，已经变得焦黄，整个下身都被血浸透了。我轻轻地掀开他那被弹皮打烂的衣服，发现他的肚子上，被弹皮切开足有三寸来长的血口子，肠子从里边流了出来。我的心象刀绞一样，恨不得一下子把那些杀人强盗全捏死！我怕他看到自己的伤口，“麻溜”用衣服给他盖住。可是他，却咬着干巴而发紫的嘴唇，吃力地抬起身来，掀开衣服：“来！怕什么？打仗就要流血牺牲么！”说着自己用手把肠子拖起来，塞了回去！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滚下来，我用两只机械而忙乱的手，扯下裤腿给他包扎，眼里直冒金花，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知道快点包扎，好能挽救他的生命。

小徐发现我着慌了，说：

“小李！不要哭，眼泪不能当枪用啊！”

“对，对”我不能哭，还要想办法。

人，只剩下我一个，和班长的联系切断了。看样子离天黑还有很长时间，敌人又在组织残兵败将准备新的进攻。情况非常严重，我该怎么办？

这时小徐拉起我的手，让我把他扶到坑道口去，我问他要干什么？他说：

“我掩护你，你马上去和班长联系，报告咱们的战斗情况！”

“不行！你不能动，等一会我想办法！”

“小李！不能等了，马上就去报告！” 马上就去报告！这句

话的语气是那么严肃认真，使我感觉到在现在的情况下，最重要是取得组织上的鼓励和指示啊！可是他的伤这么重，怎么能叫他再坚持下去呢！“小徐！你不能再坚持战斗了！”我一再地劝他。

“小李！我的身体虽然不能随便动了，可是两个胳膊还能打枪，抛手榴弹，只要弹药足足的，咱两把坑道口一卡，上来多少鬼子也是白送死！”他故意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欠欠身子，举着手榴弹晃了晃，证明他能坚持战斗。可是我能看得出来，他每挪动一下身体，却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啊！他为了说服我，还津津有味地讲起罗成盘肠大战的故事，最后他说：“咱们青年团员的骨头，要比罗成的硬啊！”我被他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感动了！

这时候班长带着伪装，从坑道上面偷偷地爬了过来。小徐那痛苦的脸上，立刻浮一层喜悦的神色：“班长！”他的两只手一下就摸在班长的怀里。“又负伤了！？”班长发现小徐身上的血迹问道。小徐直向我使眼色，暗里在嘱咐我：千万别把伤势告诉班长啊！战斗组长负重伤，这是件大事，我怎么能对班长隐瞒呢，我小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班长。班长在小徐面前坐下，用手巾轻轻给他擦去头上的汗、土。小徐紧紧握住班长的手说：

“二，三号坑道口怎么样？”

“很好！我们已经杀伤敌人将近二百了，团里来电表扬了我们，咱们的伤亡也不小，三号坑道口已经叫敌人打垮了，全班只剩下三个人，还都带轻伤。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祖国交给我们的阵地，丢给敌人一寸！”班长说到这里嗓子哑了，不知为什么我的鼻子一酸，眼泪从眼眶拥出来。班长擦掉眼角的泪花说：

“小徐！你们打得很好，党小组一定给你们请功！现在你的伤势很重，先好好休息。”

“班长，你放心，我还能坚持！”小徐向班长哀告着。

“你的伤太重了，流血过多就不好办了！来，我背你去里边休息。”班长说着就要背他。

“不——班长！”

“小徐，我命令你退出战斗！”

“班长！现在情况这么严重，要紧的是阵地，不要管我了，只要我有口气，也要拿着武器保卫阵地！”小徐的话声低而坚定。班长低下头沉默着。我看得出来，班长是为他的生命担忧啊！最后班长抬起头命令地说：

“好吧！现在准备战斗！我们把二号坑道口堵死，只留一号坑道口，不管怎样，我们要坚持到天黑！”

“对！”小徐和我有信心地回答了班长。……

后来，小徐把全班的伤员都组织起来，参加了战斗，打退了敌人最后一次冲锋，完成了战斗任务。

战斗结束以后，我和小徐都被送到军卫生部的休养所。自从阵地下来，小徐的伤势更重了，经常处于昏迷不醒状态。上级决定我们这批伤员归国疗养，小徐因为伤重暂时不能转院回国。据医生们说，他流血过多，伤口又发了炎，治好的希望不大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地几乎哭了出来。

这天我们正准备转院回国，突然护士喊我说小徐要见我。我一听说小徐苏醒过来了，高兴得了不得，急忙向小徐住的防空洞跑去。当我一进门，一种奇怪的沉寂抓住了我的心。小徐仰卧在床上，闭着眼睛，脸色象黄裱纸一样黄得怕人，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无力地摊在床上，周围站着医生和护士。我一看这情景，心里立刻打了个冷战。

“徐同志，李重谊来了！”有个医生轻轻地叫小徐。小徐慢慢把眼睛睁开，用低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问我：“小李！你的伤好些么？”

“好些！”我伏在他面前小声地回答了他。他微微地点点头，用手指着墙上挂的黄挂包，我从墙上把挂包摘下来递给他，他从挂包里拿出一块炸弹皮来。我看到这块炸弹皮，想起在部队进入阵地前，他曾拿着它，在全连人面前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一九五〇年的冬天，美国强盗的飞机，侵入他们家乡的上

空，乱肆扫射和轰炸。一块炸弹皮，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他母子二人哭得死去活来，妈妈从他父亲的身旁，拾起那块沾满血迹的炸弹皮，咬牙切齿对他说：

“孩子！你拿着它，永远记住你爹是美国强盗杀死的，为你爹报仇啊！”

“妈——”他接过这块炸弹皮，哭倒在妈妈怀里。

他母子二人含着泪，在政府和乡亲们帮助下，掩埋了父亲遗体。小徐抱着为父亲复仇的决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带着这块炸弹皮，辞别了母亲，走上了朝鲜战场。一路上，他从成千上万朝鲜人民被杀的惨景中，从同行战士的谈话中，从指导员的报告中，知道了被美国强盗杀害的，不只是他的父亲，而是千千万万的中朝人民。他才把自己的仇恨和中朝人民的仇恨，联系在一起，记在美国鬼子的头上，誓死消灭美国强盗，为中朝人民报仇雪恨！

小徐用蒙着泪水的眼睛，望着这块炸弹皮：

“小李！你把它捐给我的母亲，就说我没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说着又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白纸，交给我：

“这个，你托人交给指——导——员！”说完，他又昏过去了。

“小徐！小徐！”我们等了半天也白费事。我的心碎了！我知道他还没有牺牲，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不幸的事情，好象已经降落在我的头上一样，我感到浑身都在抽动。我慢慢打开了这张白纸，歪歪扭扭几行字，在纸上跳动着。

徐松青，廿一岁，贫雇农出身，农民成份，一九五〇年入团，六岁开始给人家放猪，十一岁给地主扛活当“羊拉子”，十六岁翻身当农民，十九岁参军。志愿作一个共产党员，解放全世界的穷人，希望党在战斗中考验我！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展于二二七高地